

月下云影来，一曲新时代的“琵琶行”

——专访琵琶演奏家、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吴玉霞

本报记者 黄启哲

吴玉霞是那种台上台下一个样的艺术家：精致黑色套装、黑框眼镜，一如她的表演风格——内敛大气的优雅；缀上一抹橘色花朵纹样的丝巾，一如她的艺术理念——于细节处见韵致。哪怕在北京生活了46年，她依旧不改上海女子的“腔调”。不过，酒店房间桌上二十斤重的琴盒仿佛又在提醒：64岁的年纪，手提行李箱，肩背琵琶，独身坐高铁来沪演出的她，该是怎样的“强人”。

20岁那年，吴玉霞在“上海之春”举办的首届全国琵琶比赛上获得二等奖，自此开启职业艺术生涯。明天，她回到家乡，回到梦开始的舞台，携手青年艺术家开启“月下云影——吴玉霞琵琶音乐会”。这一次，她将展开琵琶与中西乐器的跨界融合，甚至手碟、珍贝鼓等时下潮流乐器亦在其列。多首上海首演的委约里，更有一首专为上海行打造的《蝶》世界首演。如此主动拥抱融合创新，家乡观众用行动不负民乐大家的这份诚意与用心。这不，她刚下高铁，票已告罄的短信捷报就来了。

一副指甲一把琴

吴玉霞的“琵琶行”，从一副赛璐璐琵琶甲说起。成绩好、人缘好的她，早早当了班干部，唯独有个小遗憾——从前学校的体育兴趣班她兴趣不大，总想寻个更中意的。刚搬进淮海路弄堂转学，眼看背着琵琶下课的同学身影，成了少女心底未曾言说的念想。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一日抱着收好的作业进了办公室，音乐课老师郑亦卿用烙铁做琵琶指甲的画面，勾住了她的心，忍不住趴上去瞧个明白。没想到这一趴，趴出了机会——手指蛮长，适合弹琴。

就这样，郑老师把她送去了卢湾区少年宫，幸得民乐大家卫仲乐之子卫祖光开蒙。这时，琵琶还只是女孩子的兴趣，哪怕有了为访华美国总统尼克松表演的机会，但要真正将琵琶视为毕生所求，还缺人推一把。而那一把，是父亲推的。

出身普通人家，学艺两三年，始终没有自己的琴。上课，是借了少年宫、学校的琴学艺；回家，她就左手搓衣板，右手弹弓练指法。女儿的苦练父亲看在眼里，于是许诺——只要考上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合唱团乐队，就给你买一把！一千多个琴童只挑了四个，终于让父亲认定，女儿是这块料！可录取的通知来了，店里最便宜的那把琵琶也从40块涨到了70多——工薪族一个月的工资！就这样，母亲置办缝纫机的愿望泡汤了，却成全了吴玉霞一生所爱。

“其实那把琵琶我都没弹几回，因为乐队发的琴要比这个声音好很多”，回首童年，吴玉霞的笑掩不住。原来，乐队发了一把200多块的香红木琵琶。再后来，她考进北京舞蹈学院，再到中央民族乐团，摸到更好的琴的机会越来越多。“到现在我已经拥有了多把琴，可那把父亲送我的，一直珍藏在家里。”

有人说今天再难重现这样的传奇，可吴玉霞却身体力行印证着——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在这句不变真理之后，吴玉霞又补了一句：“哪怕别人可能有八次尝试，而我只有两次，但我坚信，下一个机会肯定是我的。”

当然，这个成功故事里，还有倾其所有的父母与慧眼识珠的老师。17岁那年北上，吴玉霞里外一身新：外面罩的橘色丝绵袄是父母新置办的；里面穿的绿白相间粗针羊毛衫是另一位启蒙老师杨承业送的。刚一到北京，满眼的灰蓝色中，她那海派特有的时尚特别“扎眼”。可比起美的与众不同，身上沉甸甸的爱，才更让吴玉霞怀恋至今。

八块冰块百首曲

一流的演奏大师未必是一流的教育家。然而吴玉霞却是难得的两者兼顾、互相成就。除开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导师的身份，她的“吴玉霞大师工作室研修班”一直办到了第11期。而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是，青年时录制的系列教学影像，至今仍是网络平台Z世代琴童热转的宝贵资料。听闻记者说B站有她的教学视频，她先是不信：“那可不是我吧？”可一瞧，这不是28岁刚生完孩子的自己么！

忆当年，闯进脑海的是气温，那一年的上海可真热！录制现场开空调有杂音，只得在身后摆上八个大冰块降温。彼时身为中央民族乐团首席的她，不得不两地往返，一次停留两天，往返5次共10天录了100多首！听着她的回忆再一瞧，镜头里她人淡如菊，不疾不徐地传授技艺与心得，是润物无声的舒朗。录制完后，这套录像带一度成为当时全国各地琵琶青年教师的重要参考，没想到，30多年后，依旧影响着新一代。

回头看，职业上升期便对艺术有如此深入理解的从容底气，是博采众长的结果。吴玉霞不是那种炫技张扬的表演者，而是善于观察和思考，并将所感所得融于细节点滴、化为内生力量的人。刘德海、李光华、陈泽民、李光祖……吴玉霞师承的大师可以列出十多个。这并非她贪多，而是敏而好学——就连新近合作的后辈，她也要尊称一声“小老师”。别人是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，她却抛开传统艺术的“门户之见”，有针对性地补全自己的每一个边角。这一位综合流派，那一位求新求变；这一位艺理兼容，那一位对民间音乐有研究……少年时期的苦学，变成青年时期的善学——定期上课是学习，追踪他人探索是熏陶。

上课时厚厚的笔记堆成山，对求学时的吴玉霞来说是笨鸟先飞、留待慢慢思考、常读常新的学习资料，最终竟化作100多首让万千琵琶师生受用至今的活教材，功不唐捐。

创新不能离了根

从求学聊到表演，不可避免，我们也想问问已成名成家的吴玉霞，关于民乐传承创新的问题。当然，对于承上启下一代的她来说，这并非新话题，甚至贯穿了职业生涯始终。“创新不能离了根”，这答案说起来不甚稀奇，可却要花上40年体味个中艰辛与境界。

1988年，她成为第一批走出国门举办独奏音乐会的民乐人——前往东瀛举办个人音乐会。比起演出的成功，令她记忆犹新的，是日本人将学习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视作珍宝的震撼。跟着日本学者漫步当地博物馆，看着保存完好的古琴、古乐谱，吴玉霞思绪万千。彼时的中国刚刚开放大门，港澳台地区和西方的流行文化一窝蜂涌来，声量喧嚣嘈杂，而身为传统文化传承人，她深知，扎实做事才有未来。

可贵者胆，所要者魂。吴玉霞的创新发展路径是在1994年清晰起来的。应国际“儒联”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之邀，她举办“千秋颂”个人演奏会。她委约唐建平创作的一曲琵琶协奏曲《春秋》技惊四座。彼时的琵琶曲目，不是古曲，就是具有创作能力的琵琶名家写就，抑或是融合西乐的现代作品。个人委约专业作曲家介入琵琶曲创作，十分稀奇。《春秋》成了民乐界的新经典，也坚定了她的“个人委约”之路。

时代风潮仿佛一个轮回，上世纪90年代中国传统文化该怎样继承发展的问题，又一次摆在眼前。这一次音乐会新曲目与跨界乐器，就是吴玉霞的最新“宣言”。

一曲充满西域风情的《妙音天舞》竟融合了时下年轻人喜爱的非洲珍贝鼓！可别急着给吴玉霞下“赶潮流”的预判——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身份，让她选择多方求教、考证文献，最终这才选定珍贝鼓，尝试复原敦煌壁画鸡娄鼓音色。而比起那些尝试复刻“反弹琵琶”身姿的外化炫技，吴玉霞选择用正反弹等技法，用音色的翻飞变化来重现敦煌壁画上的婀娜意象。

融合创新还藏着吴玉霞的另一重心愿——为年轻人搭台。个人委约，不再是为“小我”量身定做，更要为民乐传承人的“大我”积蓄力量。六首上海首演、一首世界首演，均是青年音乐家的协奏。创作《妙音天舞》的朱剑平，也是她这次音乐会的打击乐担当。而他的父亲，正是吴玉霞的老同事——中央民族乐团打击乐首席朱啸林。继承父亲演奏衣钵，朱剑平更显现多元融合

的创作实力。尽管朱剑平比自己小了一轮，可吴玉霞笃信“能者为师”。两人还与另一位青年演奏家组成了新组合，尝试爵士与拉丁。

这个“大我”里，不只有今天站在台上的人，还得包含更远的将来。艺无止境。比起告诉观众“我又多演了几首曲、多学了几个技法”，吴玉霞身体力行地践行着“推动新时代民乐艺术事业发展繁荣，需要从乐者与乐曲、继承与创新、交流与交融、塔基与塔尖等多维度深入研究”的艺术主张。每一首新作背后，承载着她不同阶段对于民乐的艺术理念与文化思考，集结成篇，能够激起观众多少情感共鸣与学界回响？吴玉霞好奇着、盼望着。